

7959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八)



香港偉文書局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COSMOS BOOKS LTD.,
30, Johnston Road,
Basement, Wai-nai, Hong Kong.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 錄

六十四	歸家殲仇·····	三
六十五	心事迷茫·····	三三
六十六	咫尺天涯·····	五三



段劍青又驚又喜，失聲叫道：「叔叔，你回來了！」

六十四、歸家殲仇

少年擊劍更吹簫

劍氣蕭心一例清

離分蒼涼歸棹後

萬千哀樂集今朝

——獨定章

大仇得報，武端兩兄妹和程家兩父女連忙逃走，此時煙霧尚未消散，只聽得那些追兵紛紛叫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，刺客在這一邊！」叫聲此起彼落，好像不止一處發現刺客。

說也奇怪，「將軍府」的衛士，紛紛叫嚷追拿刺客，有的跑向東，有的跑向西，但卻沒人來追趕他們。武端好生詫異，心裏想道：「莫非他們父女另外還邀有幫手？」不過此時已沒有功夫去問他們了。

程家父女和武氏兄妹趁着煙霧還未消散，圍子裏正在亂作一團的時候，出乎意外的順利跑出了「將軍府」，此時才不過四更時份，天色好了許多，一鉤殘月從烏雲中現了出來。

到了郊外，後面早已沒有追兵。程新彥笑道：「咱們可以放慢腳步，歇一歇了。武公子，你和令妹受驚了。」月光之下，只見他們父女，滿身都是血污。

武端兄妹謝過他們父女救命之恩，武莊早已按捺不住，便即問道：「程伯伯，你和令媛怎的也會跑到這裏來的？」

程新彥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來這『將軍府』的目的，正是和你相同。」

武莊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啊，敢情那個什麼韓將軍就是你的仇人？」

程新彥道：「不錯，這廝本來是淮安知府，就是因為坑害我的那宗案子，他向清廷虛報我是海砂幫的鹽梟，這才升了官的。清廷以為他是能夠『捕盜』的能員，將他調作兵部的郎中，後來外放，官一天做得大過一天，終於給他做到了這個『定邊將軍』。他的靠山是御林軍統領北宮望，沙彌遠就是北宮望派來給他主持軍事的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程伯伯，你早知道我們有今晚之事嗎？」

程新彥道：「我知道你們一定要來行刺沙彌遠，可沒想到恰好就是同一天。」

武莊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程伯伯，段劍青說是接到他叔父的一封信，把我們迎接到他的『王府』裏去，這件事莫非也是出於你的安排？」

程新彥笑道：「武姑娘，你真聰明，那封信真是我冒用段仇世的名義送去的。」

武端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程伯伯，那日在『天子廟坡』搶了那兩公差的坐騎和公文，敢情也是你和令媛？」

程新彥道：「不錯，要不是我搶了他們的坐騎，焉能比你們先到大理？」

程玉珠道：「爹爹本來要殺他們，是我見他們可憐，求爹爹饒了他們一命。這兩個
人後來怎麼樣？」

武端說道：「繆師叔將他們救了起來，留在附近的人家養傷。」

程新彥道：「當時你們可沒想到是我吧？」

武莊笑道：「我們只道是剪徑的強盜。那兩個公差很是討厭，碰上一個強盜懲戒戒他們也是好的。我還覺得這個強盜不夠狠辣，給他們吃的苦頭還嫌少呢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他們說是奉了西門灼之命，送信給那個什麼韓將軍的，那封信想必也是落在老伯手中了？」

程新彥說道：「不錯，那封信其實是寫給沙彌遠的，他要沙彌遠提防你們來找他報
另外還說，待他的傷好了一點，他也要來大理。」

武莊笑道：「他來到大理，只能給沙彌遠和那個韓將軍收屍了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我倒巴不得他來，省得咱還要再去找他報仇。」

程新彥笑道：「他在昆明聽得『定邊將軍』和沙彌遠都已給人殺掉，天大的膽子，諒他也不敢來。」

接着說道：「我和段仇世也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，我就是從他口中知道我的仇人在大理做官的。我的身世他也知道，他的身世我也知道。正因為我與他的交情非同泛泛，所以我才敢冒用他的名義寫那封信給他姪兒。我想你們在大理人地生疏，段家的『王府』正好可作你們藏身之地。你們不要怪我多事吧？」

武端雖然覺得此事似乎不夠光明正大，但江湖中人不拘小節，而且對方也是一片好心，於是衷心說道：「老伯給我們設想這樣週到，我們感激還來不及呢！這次更多虧老伯救了我們性命……」

程新彥笑道：「要講客氣的話，我也應該多謝你們呢。要不是你們把沙彌遠纏住，我們刺殺仇人，恐怕就沒有這麼容易了。對啦，我忘了問你，你們今晚是不是和繆大俠一同來的？」

武莊說道：「繆叔叔和雲姑姑已經上了點蒼山去了，恐怕還要兩天才能回來。」

程新彥詫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剛才『將軍府』裏人聲鼎沸，聽他們的叫嚷，似乎不止一處發現刺客？」

武端也是好生詫異，說道：「我還以為你邀來的幫手呢，如此說來，是另有高人暗中相助了。」

此時東方已吐出魚肚白，程新彥說道：「趁着天還未亮，你們快點趕回段家吧。」武莊說道：「程伯伯，你和段府「小王爺」的叔父是好朋友，和我們一起到段府不好嗎？」

程新彥笑道：「我剛剛幹了這樁事情，怎能連累段府的「小王爺」？我和你們不同，我是個跑江湖的藝人，踏入「王府」，就是段家的家人不把我轟出來，旁人也會注意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那麼我怎樣去找你們？」

程新彥道：「我躲在城外一個朋友家裏，要是繆大俠或者段仇世已經回來，我自會打聽得到的。那時我會悄悄的來找你們，不讓段家的家人知道。」

武端兄妹回到「王府」，正是破曉時份，段家的家人都還沒有起床。武莊悄聲笑道：「那位「小王爺」恐怕還在夢鄉吧，咱們留的那封信用不着了。哥哥，我先到你的房間看看。」

不料他們開了房門，赫然發現房間裏竟然有一個人。這個人是繆長風。

武端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繆師叔，你不是說最早也得明天才回來嗎，怎麼就回來了？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要不是我恰好昨晚回來，你們恐怕現在還未能夠脫身呢。你們好大的膽子，沒等我回來，居然就敢跑到將軍府去行刺沙彌。」

武端兄妹這才恍然大悟，武莊說道：「繆師叔，原來是你暗中相助，怪不得程家父女和我們已經逃走，他們還在叫嚷捉拿刺客。」武端說道：「那個暗算沙彌遠的人想必也是師叔了。」繆長風笑道：「這事我做得有欠光明磊落，不過爲了讓你親手報仇，我也只好不和沙彌講什麼江湖規矩了。」武端說道：「繆師叔，你做得對，你也說過的，行事當因人而施，遇文王興禮樂，遇桀紂動干戈。當年沙彌遠暗算我的爹娘，何嘗又講什麼江湖規矩？」

原來繆長風和雲紫蘿回到段家之時，已是將近三更時份，雲紫蘿的意思本來是想等到天亮之後大門開了才回去的，免得三更半夜回來，段家的人起疑。繆長風記掛武端兄妹，要待見了他們，才能放心得下。於是他們決定悄悄進去。繆長風到武端臥房探視，雲紫蘿到武莊臥房探視。幸虧武莊早就替哥哥寫下那封留給段劍青的信，放在桌子上，繆長風發現了這封信，立即和雲紫蘿又再趕去「將軍府」。

他們到得正是時候，其時程新彥剛剛發出煙霧彈，沙彌遠正在向程玉珠撲去，繆長風用一顆小小的石子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濃煙黑霧之中，不差毫黍的打着了沙彌遠膝蓋的環跳穴。是以武端兄妹才能不費吹灰之力把沙彌遠殺了。

武端兄妹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後，又驚又喜，武莊說道：「那麼雲姑姑也回來」？

繆長風道：「她正在你的房中，你去告訴她，叫她在花園後面的山坡等我。」

武端說道：「你們爲什麼還要出去？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我們出去了再從大門進來，否則突然在裏面出現的話，王府的家人豈不要大驚小怪？」

此時天色剛亮，「王府」裏還是靜悄悄的，尙未有家人起來。繆長風正要出去，忽聽得蹄聲得得，有如急雨，到了王府門前，戛然而止。

武端說道：「來的似乎不止一騎？」

繆長風側耳一聽，說道：「是兩個人一同來的。噢，他們已經在拍門了！」

武端皺了眉頭，說道：「奇怪，怎的一大清早就有人來，這兩個人只怕——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得那老人家已經開了大門，腳步聲踏上台階，說話的聲音也聽見

了。

「這是急事，你叫小王爺快快出來！」

「是，是。兩位大人請稍坐一會，我、我馬上就去稟報。」那老家人說話的聲音已是有點發抖了。

不出所料，這兩個不速之客，果然是從城裏的「將軍府」來的。

武端大吃一驚，悄悄說道：「這個人的聲音好熟，師叔，咱們到客廳的屏風後面偷一看如何？要是當真有事，可不能連累了他們段家。」

繆長風已經知道來者是誰，因為他和這個人是曾經不止一次交過手的。他心中七上八落，想了一會，終於咬了咬牙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不過你要聽我的話，非到萬不得已之時，不可出手！」

繆長風與武端在屏風後面把身藏好之後，段劍青已是在客廳迎接客人。這兩個客人都是軍官裝束。

武端偷看出去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幾乎叫出聲來。繆長風連忙掩着他的口，在他耳邊說道：「忍耐點兒，要報仇也得出了段家才報。」

原來這兩個軍官之中的一個，正是那日在昆明西山給他徹倖逃出了性命的西門灼！

段劍青一大清早給人吵醒，睡眼猶自惺忪，滿肚皮不是好氣，說道：「兩位大人一早光臨，有何指教？」

西門灼皮笑肉不笑的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我們一早就來吵醒了小王爺，實在不好意思。但此事十分緊要，我們必須查個水落石出，說不得只請小王爺見諒了。」

段劍青莫名其妙，說道：「什麼事情，要到我的家裏來查個水落石出？」

另一個軍官說道：「請問小王爺，尊府是否前幾天來了兩位遠客，他們是一對年輕的兄妹？」

段劍青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你們的消息倒是好靈通呀，不錯他們是我的遠親，犯了什麼事？」

西門灼道：「是否犯事，現在我還未能斷定，請問他們是不是姓武的？」

段劍青道：「姓武的又怎麼樣？」

西門灼點了點頭，顯出十分得意的神色，哈哈一笑說道：「果然不錯，那就正是我們要找的人了！我想見見他們，請小王爺請他們出來！」

原來西門灼那日在西山跳下滇池，逃出性命，他所受的傷雖然不輕，却還不是嚴重的內傷，在巡撫衙門請來的名醫悉心調治之下，結果比他預期的還早幾天就痊癒好了，

武功尚未完全恢復。於是他趕緊快馬跑來大理，準備在「將軍府」休養一個時期。因為他本來就是要和那個姓韓的「定邊將軍」商量進軍小金川的計劃的，二來在「將軍府」有他的好朋友沙彌遠這樣的高手保護，也要比昆明的巡撫衙門安全。當然他並不知道繆長風已經到了大理。

昨晚「將軍府」裏大鬧刺客，西門灼由於武功尚未完全恢復，心想有沙彌遠保護「將軍」，府衙裏又有許多衛士，防衛森嚴，用不着他冒這個險去捉拿刺客，因此他準備待刺客受擒或已經逃走之後，才出來虛張聲勢吶喊一番。不料他的算盤打得如意，結果却是大出意外，那個「韓將軍」和他的好朋友沙彌遠都給刺客殺了。

「將軍」被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大理的官兵自必要搜索全城。西門灼是個行家，情知刺客定然早已逃之夭夭，焉能還在城中？不過他雖然知道這是「例行公事」，處在他的身份，却還不能不去親自指揮，而且還要特別賣力，因為這是做給「朝廷」看的。

想不到一個意外接着一個意外，他以爲是「例行公事」的，却意外的給他獲得了線索。

這線索就是來自那兩個官迷——葛進財和金光斗。

發現他們的最先的人是「將軍府」的一個衛士小隊長。葛金二人是經常奔走於「將

「軍府」的後補官兒，這小隊長自是認識他們。

但這兩個官迷是給武端兄妹點了昏暈睡穴的，怎麼叫喚也叫喚他們不醒。這小隊長有點見識，料想是給人點了穴道，他自己沒有本領解穴，只好趕緊去求助於西門灼。同時爲了不想有更多的人分功，這事他只告訴西門灼知道。

西門灼給萬金二人解了穴道，初時他們還是不敢說的，後來聽說韓將軍和沙彌遠都已給人刺殺，他們若不從實招供，西門灼就要拿他們當作同黨辦了。他們只好暫且拋開顧慮，把昨晚的遭遇說了出來。

西門灼皺眉問道：「你沒有看見他們的面貌？」

「這兩個強盜是蒙着臉的。而且當時我們委實是給嚇得慌了，不敢抬頭。」

「他們到底是老年中年還是少年？是男的還是女的？你們縱然沒見着他們廬山真面，心裏也總該有點譜兒吧？」

出聲之時金光斗比較鎮定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聽他們說話的聲音是一男一女，似乎年紀不大。」

西門灼心念一動，連忙問道：「他們要打聽將軍府的情形，怎麼知道要來找你們兩個？」

金葛二人顛聲說道：「這我們就不知道了。」

西門灼道：「你們日間曾碰上什麼可疑的人？」

在西門灼抽絲剝繭的盤問之下，終於問出他們曾在大石庵碰見過「王府」的老家人和一雙姓「文」的兄妹。

西門灼疑心大起：「文武文武，莫非這對兄妹就是武端兄妹？」那小隊長還有點顧忌，說道：「段家在大理很有勢力，恐怕不大好惹。這件事又只是捕風捉影，萬一弄錯了，咱們可犯不着得罪段家。」

西門灼已料準了八成，說道：「我的師兄是御林軍統領，莫說早已削了封號的前朝王爺，就是真的本朝王爺，我也不怕。」

小隊長有西門灼撐腰，一想這可能正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，財迷心竅，當下也就不怕了。說道：「不錯，管他是真是假，牽連如此大事，假的也可以敲詐他們段家一筆錢財。」就這樣他們一大清早來到段家，那兩個官迷，他們也只能暫且置之不理了。

這兩個官迷在西門灼走後，越想越是害怕，既怕「強盜」找他們報復，更怕西門灼又再回來查究。要知「將軍府」的地圖是他們畫的，查究起來，罪名非小，他們如何擔當得起？於是兩人商議過後，趁着西門灼尚未回來，便即逃之夭夭。他們後來果然不敢